

T2512/0698(2)

2

THE CHINESE-JAPANESE LIBRARY
OF THE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DEC 28 1956

CM 0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Lab D50 2°	95/0/2	81/0/0	66/0/0	51/0/1	35/0/0	20/0/0	29/19/54	55/-39/33	42/57/29	82/4/79	51/50/-13	50/-28/-29
	38/14/16	66/16/18	50/-5/-22	43/-14/21	55/-9/-25	71/-32/0	62/34/60	40/9/-43	52/48/17	31/21/-21	72/-23/57	73/19/68



新鐫通鑑集要卷之二

哈佛大學哈佛葉宗圖書藏

重其昌重校

浙餘姚諸燮理齋編輯

雲間眉公陳繼儒參閱

威烈王

滅

名午考王之子在位二十四年○是時周室衰微徒擁虛器號為天下共主傳至赧王五世為秦所

二十三年初命晉大夫魏斯趙籍韓虔為諸侯

溫公曰天子之職莫大於禮禮莫大於分分莫大於名惟名與器不可假人故孔子先正名惜繁縷慮遠而謹微也今晉大夫蔑君分地天子乃寵秩之是壞法亂紀自王朝始也

初命三晉為諸侯
名器不可假人
孔子惜繁縷
孔子慮遠謹微
壞法亂紀自王朝始

胡致堂曰修德者矜細行圖治者憂未然夫三晉之欲分國舊矣委盟會於大夫而悼公親政之志息受貨賂於崔杼而平公黨惡之訓彰荀躒出會而魯昭弗歸三臣內叛而商鞅復入陰凝水堅垂及百載是故善為天下國家者謹於微而已矣

通鑑集要

八司成烈王已卷二

一

聖人筆削之旨

嚴

一經垂法萬世
綱目繼經史絕

筆
托始隱公之意
古人造端立本

之意

五
聖之賢于入者

智果別族為輔

氏
書訓戒於二簡

賞之失在成公則天王稱子以見甲屈之意至小白葵
丘之會重耳踐土之盟嘗使宰孔賜胙及尹氏策命然
皆不見於經在內則書以示譏在外則削而不錄聖人
筆削之旨嚴如此
綱目斷曰姬轍既東王室衰微聖人憂之筆削一經垂
法萬世今三晉僭竊當翦威烈不討而命之綱目于此
大書而首揭之者所以繼魯史之絕筆猶托始隱公之
意云耳通鑑取為首篇且深以孔子各分為言亦古人
造端立本之意也

初智宣子將以瑤為後智果曰不如宵也瑤之賢於人者
五其不逮者一也美鬚長大則賢射御足力則賢技藝畢
給貽賢巧文辨慧則賢強毅果敢則賢然而甚不仁夫以
其五賢陵人而以不仁行之其誰能待之若果立瑤也智
宗必滅弗聽智果別族於太史為輔氏○趙簡子二子長
曰伯魯次曰無恤將置後不知所立乃書訓戒之辭于二

無恤誦其詞甚

悉

趙簡子立無恤

智伯戲康子而
侮段規

君子能勤小物
一宴而耻人君

相

簡子使尹鐸為

晉陽

繭絲保障

簡以授二子曰謹識之三年而問之伯魯不能舉其辭并
失其簡無恤誦之甚悉求其簡出諸袖中於是簡子以無
恤為賢立以為後○智宣子卒襄子立襄子即智伯與韓康子
魏桓子宴于蘭臺智伯戲康子而侮段規智國諫曰主不
備難必至矣伯曰難將由我我不為難誰敢與之對曰君
子能勤小物故無大患今王一宴而耻人之君相又不備
曰不敢與難無乃不可乎弗聽○初趙簡子使尹鐸為晉
陽請曰以為繭絲乎指賦抑為保障乎指籓簡子曰保障
哉尹鐸損其戶數及趙襄子立襄子即無恤智伯求地於襄子
弗與智伯帥韓魏以攻趙氏襄子走晉陽三家圍而灌之
城不浸者三版沉竈產鼃民無叛意襄子使張孟談潛出

沉竈產鼃

張孟談潛見韓

孟談潛見韓

魏 唇亡齒寒 三晉共滅智伯

智伯才勝德 才德兼全謂之 聖人

君子挾才以為 善 乳狗虎翬

豫讓義士 漆身吞炭

吾所為者極難

愧天下後世為 人臣懷二心

豫讓抗節致忠 人主使朕

豫讓不忘國士 之遇

豫讓無所為而 為 大學之道不過 是

文侯式于木之 廬

四方賢士多歸 人君以得師為 難

文侯非真自得 師 三人非一世之

見韓康子魏桓子曰臣聞唇亡則齒寒趙亡則韓魏為之 次矣二子乃陰與張孟談約共殺智伯滅其族

溫公曰智伯之亡才勝德也夫聰察強毅之謂才正直 中和之謂德是故才德兼全謂之聖人才德兼亡謂之 愚人德勝才謂之君子才勝德謂之小人與其得小人 不如得愚人何則君子挾才以為善善無不至矣小人 挾才以為惡惡亦無不至矣愚者智力不能勝譬之乳 狗小人也智足以遂其姦勇足以決其暴是虎而翼者也 為害豈 小哉

趙襄子漆智伯之頭以為飲器智伯之臣豫讓欲為之報 仇乃詐為刑人挾匕首入襄子宮中塗廁襄子如廁心動 索之獲豫讓左右欲殺之襄子曰義士也舍之讓又漆身 為癩吞炭為啞行乞於市其妻不識也其友識之為之泣 曰以子之才臣事趙孟必得近幸子乃為所欲為顧不易

耶讓曰既委質為臣而又求殺之是二心也凡吾所為者 極難耳然吾所以為此者將以愧天下後世之為人臣懷 二心者也後襄子出豫讓伏橋下馬驚獲而殺之

賈誼曰豫讓之言曰中行眾人畜我我故眾人報之智 伯國士遇我我故國士報之此一豫讓也反君事讐行 若狗彘已而抗節致忠行出乎烈士人主使然也 胡致堂曰人臣為利祿而效忠則其忠必不盡智伯無 後矣氣勢無所倚矣讓也不忘國士之遇以死報之 至再至三而愈篤則無所為而為者雖大學之道不過 是也

魏文侯以卜子夏田子方為師每過段干木之廬必式四 方賢士多歸之

胡致堂曰人君以得師為難文侯非真自得師者也而 三人又非一世之士也然能師事之不既與庸主遠乎 是故敦信以治國則不失於虞人修睦以善隣則不失 於韓趙聞翟璜之對則悟任座之言直聽子方之論則

文侯不能師子思
子思非文侯所得師

文侯不失虞人之期
樂羊伐中山

任座直言
君仁臣直

文侯迎座上客
子方不禮子擊

知鐘聲之問非將相大任也。謀諸李克而皆得其人。其去六國之庸主誠遠矣。雖然文侯與子思同世不知師也。文侯聽古樂則惟恐臥聽鄭衛之音則不知倦。是以徒能師三子而不能師子思也。雖然子師亦非文侯之所得師也。

文侯與羣臣飲酒樂而天雨命駕將適野謂左右曰吾與虞人期獵今日雖樂豈可無一會之期哉乃往身自罷之
○文侯使樂羊伐中山克之以封其子擊文侯問羣臣曰我何如主皆曰仁君任座曰君得中山不以封君之弟而以封君之子何謂仁君文侯怒任座趨出次問翟璜對曰仁君也文侯曰何以知之對曰君仁則臣直嚮者任座之言直是以知之文侯悅召任座而以為上客○子擊出道遇田子方下車伏謁子方不為禮子擊怒謂子方曰富貴

者驕人乎貧賤者驕人乎子方曰亦貧賤者驕人耳富貴安敢驕人國君而驕人則失其國大夫而驕人則失其家夫士貧賤者言不用行不合則納履而去耳安往而不得貧賤哉子擊謝之

呂東萊曰驕之一字雖以周公之聖尚不敢加之於身若子方豈可驕人乎子擊欲以勢驕人子方却欲以學驕人二者病則一般其後子方之學流為莊周傲物輕世皆從驕之一字失也

周
鐘聲不比左高
審音聾官

成璜二子何如
達視其所舉
五者足以定相

魏文侯與子方飲文侯曰鐘聲不比乎左高子方曰臣聞君明樂官不明樂音今君審於樂音臣恐其聾於官也文侯曰善○文侯謂李克曰家貧思賢妻國亂思良相今所置非成則璜二子何如對曰居視其所親富視其所與達視其所舉窮視其所不為貧視其所不取五者足以定相

三人皆師

李克得觀人之要
聖門第一流人物

吳起殺妻求將

司馬穰苴弗能過

矣。克出翟璜曰：君召卜相，果誰為之？克曰：魏成璜忿然曰：西河守吳起，臣所進也。君內以鄴為憂，臣進西門豹。君欲伐中山，臣進樂羊。中山無守，臣進先生。君之子無傳，臣進屈侯鮒。臣何負於魏成？克曰：成所舉卜子夏、田子方、段干木三人，君皆師之。子所進五人，君皆臣之。子惡得與魏成比也？璜乃謝之。

真西山曰：李克此言亦庶幾得觀人之要矣。第謂子子思子夏聖門第一流人物，文侯問不及此，而克復不急推轂，豈天未欲平治天下耶？

吳起者，衛人，仕於魯。魯欲使禦齊敵，以起娶齊女為妻，疑之。起殺妻以求將，大破齊師。或譖起殘忍薄行，起遂歸魏。李克謂文侯曰：起貪而好色，然用兵，司馬穰苴弗能過也。

吮疽

文侯以為將，擊秦，拔五城。起為將，與士卒同甘苦，臥不設席，行不騎乘，親裹贏糧，嘗為卒吮疽。

呂東萊曰：樂羊之食子，易牙之殺妻，皆于厚者薄，終反為君之疑。吳起貪財好色，及為將，則與士卒同甘苦，何其前則貪，後則廉也。前之貪是貪財，後之與士卒同甘苦，乃是貪功名之心，使之。今漁人以餌致魚，非肯捨餌，意在得魚也。畢竟是貪心所使也。

趙烈侯好音，欲賜歌者槍石二人。田萬畝，相國公仲連稱疾不朝。番吾君曰：公仲亦有進士乎？牛畜荀欣、徐越皆可。

歌者之田且止

連薦之，畜侍以仁義，欣侍以舉賢，使能越侍以節財儉用。君悅，乃謂連曰：歌者之田且止。○二十四年，王崩，子驕立。

安王名驕，威烈王子，在位二十六年。

盜殺韓相俠累

五年，盜殺韓相俠累。累與嚴仲子有惡，仲子聞聶政之勇。

通鑑集要

周處孫王綱卷二

毋在政身未敢許人

齊田和求為諸侯
魏文侯為請于王

山河魏國之寶

有德不在險
舟中敵國
吳起田文論功

者皆出吾下

吳起不知親親之道
吳起強楚

子思薦荀變于衛侯

聖人官人猶用木

二卯棄干城之將
衛君聞臣詔

以黃金百鎰為政毋壽欲因以報仇政不受曰老母在政身未敢以許人及毋卒仲子乃使政刺累殺之政因刺皮面決眼自屠出腸韓人暴其尸於市購問莫能識姊瑩往哭之曰是聶政也以妾在故重自刑以絕蹤妾奈何畏沒身之誅終沒賢弟之名遂死政尸旁○十三年齊田和求為諸侯田和恒曾孫齊大夫和遷齊康王於海上自求為諸侯魏文侯為之請於王王許之○十五年魏文侯薨太子擊立是為武侯武侯浮西河而下中流顧謂吳起曰美哉山河之固此魏國之寶也對曰在德不在險君不修德舟中之人皆敵國也武侯曰善○魏相田文吳起不悅與田文論功曰將三軍使士卒樂死敵國不敢謀子孰與起治百官親萬民實府庫子孰與起守西河而秦兵不敢東鄉韓趙賓從子孰與起文曰皆不如子起曰三者子皆出吾下而位加吾上何也文曰主少國疑大臣未附百姓不信方是之時屬之子乎屬之我乎起良久曰屬之子矣久之武侯疑之起遂奔楚楚悼王任之為相起明法審令捐不急之官廢公族疏遠者以養戰士要在強楚起平百越卻三晉西伐秦諸貴戚大臣多怨起者悼王薨遂攻殺之○子思薦荀變於衛侯曰其材可將五百乘公曰變嘗賦於民而食人二雞子故弗用也子思曰聖人官人猶匠之用木故杞梓連抱而有數尺之朽良匠不棄今君處戰國而以二卯棄干城之將此不可使聞於隣國也○衛侯言計非是而羣臣和者如出

者皆出吾下

一口子思曰君之國事將日非矣君出言自以為是而卿大夫莫敢矯其非如此則善安從生詩曰其曰予聖誰知烏之雌雄抑亦似衛之君臣乎○二十六年王崩子喜立○三晉共廢其君俱酒為家人而分其地

烈王 名喜安王子在位七年

六年齊威王來朝是時周室微弱諸侯莫朝而齊獨朝之天下以是益賢威王

齊威王來朝 天下益賢威王 空谷足音 樂與人為善之意

發明云齊人來朝空谷足音絕無而僅有者綱目書之亦樂與人為善之意 王深寧曰齊篡立而能尊王一綫微弱尚存良心之不振也

威王召卽墨大夫語之曰自子居卽墨毀言日至吾使人

烹阿封卽墨 群臣務盡其情

視卽墨田野闢人民給官無事東方以寧是子不事吾左右以求助也封之萬家召阿大夫語之曰自子守阿譽言日至吾使人視阿田野不闢人民貧餒昔者趙攻鄆子不救衛取薛陵子不知是子厚幣事吾左右以求譽也是日烹阿大夫及左右嘗譽者於是群臣莫敢飾非務盡其情齊國大治○七年王崩弟扁立

顯王 名扁烈王之弟在位四十八年

秦敗三晉之師 于石門

五年秦敗三晉之師於石門斬首六萬顯王因賜以黼黻之服王不○八年彗星見西方衛公孫鞅入秦是時山東

彗星見西方 衛公孫鞅入秦

強國六皆以夷狄遇秦擯斥之不得與中國之會盟於是秦孝公發憤布德修政欲以彊秦鞅聞之乃西入秦鞅始

年少有奇才

公叔先君後臣

至德不和於俗

成大功者不謀於眾

強國不法其故

兩者非所論於法之外

秦以衛鞅為左庶長

衛鞅定變法之令

徙木立信

刑傳黥師

信者人君大寶

王者不欺四海

齊桓公不背曹沫之盟

四君不忘信以畜民

事魏相公叔座。座知其賢，未進會病。言於魏惠王曰：「座之中庶子鞅，年雖少，有奇才，願君舉國而聽之。」王默然。公叔曰：「君不用鞅，必殺之，無令出境。」王許諾而去。公叔召鞅，謝曰：「吾先君而後臣，故先為君謀，後以告子。子必速行矣。」鞅曰：「君不能用于子之言，任臣，又安能用子之言殺臣乎？」卒不去。至是入秦，因嬖臣景監以見。鞅欲變法，言於孝公曰：「夫民不可與慮始，而可與樂成。論至德者不和於俗，成大功者不謀於眾。是以聖人苟可以彊國不法其故，甘龍曰：不然，因民而教者，不勞而成功。緣法而治者，吏習而民安之。鞅曰：常人安於故俗，學者溺於所聞，兩者居官守法可也。非所論於法之外也。智者作法，愚者制焉。賢者更禮，不肖者拘焉。」公曰：「善。」以鞅為左庶長，乃定變法之令。令民為什伍，而相收司。連坐，告姦者與斬敵首同賞，不告姦者與降敵同罰。有軍功者，各以率受上爵；為私闖者，各以輕重被刑。本業耕織，致粟帛多者，復其身；事末利及怠而貧者，舉以為收孥。令既具，未布，恐民之不信，乃立三丈之木於市南門，募民能徙之者，予五十金。有一人徙之，輒與五十金。乃下令：「於是太子犯法，鞅曰：令之不行，自上犯之。」太子君嗣也，不可施刑。刑其傅公子虔，黥其師公孫賈。明日，秦人皆趨令，鄉邑大治。

司馬溫公曰：信者人君之大寶，故王者不欺四海，霸者不欺四隣，昔齊桓公不背曹沫之盟，晉文公不貪伐原之利，魏文侯不失虞人之期，秦孝公不廢徙木之賞，四君道非粹白，猶不忘信以畜民，况為四海治平之政哉。

不韋懸金
一字千金
小人狙詐之術
温公不識王伯
齊魏會田於郊

吳養心曰後呂不韋為相自作今書懸金國門募能增
城一字者予千金莫有易者鞅積威之所劫也
熊勿軒曰徒木立信小人狙詐之術温公不識王伯故
有此等議論

齊威王寶賢

十四年齊威王魏惠王會田於郊惠王曰寡人有照乘之
珠各十二乘者十枚威王曰寡人之寶與王異檀子守南

四臣照千里

城則楚不敢寇泗上十二諸侯皆來朝盼子守高唐則趙

批亢擣虛

人不敢東漁於河黔夫守徐州則燕人祭北門趙人祭西
門種首倫盜賊則道不拾遺四臣將照千里豈特十二乘

韓以申不害為

哉惠王慙○十六年魏將龐涓伐趙齊救之田忌欲引兵

明主愛噸天

之趙孫子曰夫解雜亂紛糾者不控拳救聞者不搏敵批
亢擣虛形格勢禁則自為解耳今梁之輕兵銳卒竭於外

敝袴待有功

而老弱疲於內若引兵疾走其都彼必釋趙而自救是我

商鞅廢井田

一舉解趙之圍而收敝於魏也忌從之遂敗魏師○十八

井田上世良法

年鄭之賤臣有申不害者學黃老刑名以干韓昭侯昭侯

齊伐魏以救韓

用為相內修政教外應諸侯終申子之世國治兵強昭侯

直走魏都

有弊袴命藏之曰吾聞明主愛一噸一笑弊袴豈特噸笑

善戰者因勢而

哉吾必待有功者○十九年秦徙都咸陽廢井田開阡陌

利導

將孫臏為師以救韓臏直走魏都涓聞之去韓歸魏臏曰

孫臏滅灶

三晉之兵素悍勇而輕齊善戰者因其勢而利導之乃使

齊軍入魏地為十萬竈明日為五萬竈又明日為二萬竈

涓大喜曰我固知齊軍怯入吾地三日亡者過半矣乃倍

斫樹白書
龐涓死此樹下

孫臏料龐涓

衛鞅誘執公子
印

魏獻河西於秦
吾恨不用公叔
之言

論囚涓赤

治秦孰與五殺
大夫賢

趙良說商君

趙良正言

數者非所以得
人

為法自斃一至
此

帝秦亡秦

日併行逐之。臏度其行，暮當至馬陵。斫樹白書曰：龐涓死此樹下。令萬弩夾道而伏。期日暮，見火舉而俱發。涓果夜至，斫木下見白書，以火燭之。萬弩俱發，魏師大亂。涓乃自刎。齊因乘勝大破魏師，虜太子申。

問孫臏料龐涓暮當至馬陵如何料得如此好使其不疑此有三樣上智底人必不看下智底人亦必不看中智底人必看看則墮其机矣

二十九年，秦使衛鞅伐魏，誘魏將公子卬而虜之，大破魏師。惠王恐，獻河西之地以和，乃歎曰：吾恨不用公叔之言。秦封鞅商於十五邑，號曰商君。○商君相秦，用法嚴酷，臨涓論囚，涓水盡赤，人多怨之。○三十一年，趙良見商君，商君問曰：子觀我治秦，孰與五殺大夫賢？趙良正言曰：五殺

大夫相秦六七年，而東伐鄭，三置晉君，一救荆禍，且勞不坐乘，暑不張蓋，五殺大夫死，秦國男女流涕，君之從政也。陵轢公族，殘傷百姓，刑公子虔，黥公孫賈。詩曰：得人者興，失人者崩。數者非所以得人也。君之危若朝露，而尚貪商於之富，畜百姓之怨。秦王一且捐賓客而不立朝，秦國之所以收君者，豈其微哉？商君弗從，居五月，孝公薨，子惠文王立。公子虔之徒告商君欲反，鞅出亡，欲止客舍，舍人曰：商君之法，舍人無驗者坐之。鞅嘆曰：為法自斃，一至此哉。去之魏，魏人不受，復內之秦。秦人攻殺之，車裂以殉，盡滅其家。

蘇東坡曰：帝秦者，商君也；亡秦者，亦商君也。生有南面之樂，足以報帝秦之功；死有車裂之禍，僅足以償亡秦之罪。

之罰理勢自然無足怪者

牧民之道何先
仁義固所以利之

三十三年孟子至魏初孟子師子思問牧民之道何先曰先利之孟子曰君子教民仁義而已何必曰利曰仁義固所以利之也

思孟之言一學者莫先於義利之辨聖學無所為而為

司馬溫公曰子思孟子之言一也孟子對梁王直以仁義而不及利者所與言之人異也張南軒曰學者莫先於義利之辨蓋聖人之學無所為而為者若有為而為則利矣

時詘舉羸

蘇秦說六國

三十六年韓昭侯作高門屈宜白曰君必不出此門何也不時前年秦拔宜陽今年旱君不以此時恤民之急而顧益奢此所謂時詘舉羸也故曰不時及門成而昭侯薨○初洛陽人蘇秦說秦王以兼天下之術不用乃去說燕文公曰燕之所以不犯寇被兵者以趙為之蔽也願大王與

今將相會于洹水之上

趙從親則燕國必無患矣文公從之資秦車馬以說趙肅侯曰當今山東之國莫強於趙秦之所害亦莫如趙然而秦不敢伐趙者畏韓魏之議其後也秦之攻韓魏也無有名山大川之限稍蚕食之韓魏不能支必入臣於秦秦無韓魏之規則禍中於趙矣竊為大王計莫如一韓魏齊楚燕趙為從親以擯秦令天下將相會於洹水之上約曰秦攻一國五國各出銳師以撓秦或救之有不如約者五國共伐之則秦甲必不敢出函谷以害山東矣肅侯大悅厚賜資之以約於諸侯於是蘇秦說韓王曰韓地方九百餘里帶甲數十萬天下之強弓勁弩利劍皆從韓出今大王事秦秦必求割地地有盡而秦之求無已鄙諺曰寧為雞

口無為牛後。以大王之賢，挾強韓之兵，而有牛後之名，竊為大王羞之。韓王從其言。蘇秦說魏王曰：「大王之地方千里，武士蒼頭，奮擊各二十萬，廝徒十萬，乃聽於羣臣之說，而欲臣事秦，願大王熟察之。」魏王聽之。蘇秦說齊王曰：「齊四塞之國，地方二千餘里，帶甲數十萬，粟如丘山，臨菑之塗，車轂擊，人肩摩，連衽成帷，揮汗成雨。夫韓魏之所以重畏秦者，為與秦接境也。今秦之攻齊，則不然。雖欲深入，則恐韓魏之議其後，秦之不能害齊，亦明矣。夫不料秦之無奈齊何，而欲西向而事之，是羣臣之計過也。」齊王許之。乃南說楚王曰：「楚，天下之強國也，地方六千餘里，帶甲百萬，粟支十年。此霸王之資也。楚彊則秦弱，秦彊則楚弱。其勢

兩策相去遠

以蘇秦為從約長

前倨後恭

合從為六國久遠之久

不兩立，故為大王計，莫如從親，以孤秦，故從親，則諸侯割地以事楚，衡合，則楚割地以事秦。此兩策者，相去遠矣。大王何居焉？楚王亦許之。於是蘇秦為從約長，并相六國。北報趙車騎，輜重擬於王者。○秦初出遊，因而歸，妻不下機，嫂不為炊，及拜相，昆弟妻嫂側目，不敢視，俯伏侍取食。秦笑曰：「何前倨而後恭也？」嫂曰：「見季子位高金多也。」○三十七年，秦惠王使公孫衍驅齊魏與共伐趙，以敗從約。趙肅侯讓蘇秦，秦恐，請使燕，必報齊。蘇秦去趙而從約皆解。

趙雪航曰：蘇秦合從之謀，最為六國久遠之計。況齊楚燕皆大國，三晉兵甲之強，向使如秦之說，同心一意，尊崇周室，秦攻一國，六國各出銳師，悉力夾攻，彼秦雖強，未必以一國之師而能勝六國之眾也。乃信張儀繆妄之說，獻城割地，以資其兇暴之虐，何其昏愚若此哉。

蘇秦自燕奔齊

四十五年蘇秦自燕奔齊蘇秦通於燕文公夫人恐得罪乃欲自燕奔齊秦說燕

蘇秦敝齊為燕

易王曰臣居燕不能使燕重而在齊則燕重王許之乃偽

張儀免相相魏

得罪而奔齊說齊王高宮室大苑囿欲以敝齊而為燕○

薛公好士

四十七年秦張儀免相相魏欲使魏先事秦而諸侯效之

田文名重天下

○四十八年王崩子慎靚王立○齊田文嗣為薛公號曰

君下養士以為

孟嘗君招致諸侯遊士食客嘗數千人由是名重天下

民

司馬溫公曰君子養士以為民也孟嘗君之養士不恤智愚不擇臧否盜其君之祿以立私黨張虛譽是奸人之雉也身足尚哉

孟嘗君聘於楚楚王遣之象牀登徒直送之登徒楚官直謂當直送其

也牀不欲行謂公孫戍曰足下能使僕無行者有先人之寶

劍願獻之戍許諾入見曰小國所以皆致相印于君者悅

君之義慕君之廉也今始至楚而受象牀則未至之國何

以待君哉孟嘗君曰善遂不受戍趨出未至中閨孟嘗君

召而反之曰子何足之高志之揚也戍以實對孟嘗君乃

書門版云有能揚文之名止文之過私得寶於外者疾入

溫公曰孟嘗君能用諫矣苟其言之善也雖懷詐諛之心猶將用之况盡忠無私以事其上者乎詩曰采芣采

菲無以下體孟嘗君有焉

慎靚王名定顯王子在位七年

二年魏君瑩卒孟軻去魏適齊○四年齊大夫與蘇秦爭

寵刺秦殺之○張儀說魏王事秦王乃因儀請成於秦儀

復歸相秦○五年秦司馬錯請伐蜀張儀曰不如伐韓臣

聞爭名者於朝爭利者於市今三川周室天下之朝市也

足高志揚

孟嘗君書門版

孟軻去魏適齊

魏王因張儀請

成於秦

張儀復歸相秦

三川天下之朝

市

通鑑卷之

周貞觀正紀卷二

三

三

王者務博其德
三資備而王隨
之

舉而名實附

孟軻去齊

聖賢之出如鳳
鳥

盡龍真龍

而王不爭焉。去王業遠矣。司馬錯曰：不然。臣聞欲富國者，務廣其地，欲彊兵者，務富其民。欲王者，務博其德。三資備而王隨之矣。夫蜀、西、僻之國，而戎、翟之長也。有桀、紂之亂，以秦攻之，如使豺狼逐群羊，拔一國而天下不以為暴，利盡四海而天下不以為貪，而又有禁暴止亂之名，是我一舉而名實附焉。今攻韓、劫天子，惡名也，而攻天下所不欲，未必利也。惠王乃伐蜀，取之，秦益富彊。○王崩，子延立，報王。名延慎，靚王子。在位五十九年。元年，孟軻去齊。

書云：聖賢之出，如鳳鳥之見，其去其就，國之治亂分焉。發明云：齊魏之君，能用遊狎之士，而不能用孟子命世之才，所謂好畫龍而不好真龍者。

陳軫獨弔

楚閉關絕約于
齊

攻之不如賂一
名都
楚屈匄伐秦

秦大敗楚師于
丹陽

燕昭王禮賢

馬死買骨

千里馬至者三
致士先從隗始

通鑑集要

二年，秦欲伐齊，患其與楚從親，乃請獻商於邑于楚，以求絕齊。楚王許之，羣臣皆賀。陳軫獨弔曰：秦之所以重楚，以有齊也。今絕齊，兩國之兵必俱至矣。王不聽，乃閉關絕約於齊。齊王折節事秦，秦竟不與楚地。楚王怒，欲攻秦。軫曰：攻之不如賂一名都。今已絕齊，而又責欺於秦，是欲合齊秦之交，而來天下之兵也。國必大傷矣。王不聽，使屈匄伐秦。秦大敗楚師於丹陽。楚復割地求和。○三年，齊人伐燕，取之。燕人共立太子平，是為昭王。昭王命郭隗求賢，欲以報齊。隗曰：古之人君，有以千金使涓人求千里馬者，馬已死，買其骨而返。君怒，涓人曰：死馬且買，況生者乎？不期年，千里之馬至者三。今欲致士，先從隗始。况賢於隗者，豈遠

韓王欲兩用公仲公叔為政
謬留諫兩用仲叔

謬留之論似是而非

謬留危言以動其君

張儀說六國驅群羊而攻猛虎

垂千鈞于鳥卵之上

千里哉昭王乃師事隗士爭趨燕樂毅劇辛皆往○韓宣惠王欲兩用公仲公叔謬留曰不可晉用六卿而國分齊用陳恒闕止而殺魏用犀首張儀而西河亡今君兩用之其多力者內樹黨其寡力者籍外權君之國危矣

胡致堂曰謬留之論似是而非使所用皆賢不虞其比黨不賢一足以亡國意者謬留於仲叔陰有所附欲國柄歸一而不分故危言以動其君耳

四年秦使張儀說楚王曰為從者無異驅羣羊而攻猛虎不格明矣王不若事秦楚王許之儀說韓王曰韓見卒不過二十萬而秦兵百萬是無異垂千鈞于鳥卵之上必無幸矣王莫如事秦韓王許之儀復說齊趙燕魏事秦皆許之會秦惠王薨諸侯聞儀與秦武王有隙皆畔衡復合從

○五年張儀復出相魏一歲卒

呂東萊曰秦儀同門友也蘇秦將止秦兵不以情而造儀乃以術而激儀何耶蓋平昔師友之間未嘗用情及臨事不可以情告也○秦初使人說儀來謁已及見慢辱之激其怒而入秦陰使人聽其資儀得入秦後告之令儀感已而為之用然卒敗從約

甘茂伐宜陽

投杼下机

謗書一篋

秦王與甘茂盟息壤

七年秦武王使甘茂伐韓宜陽茂曰願王勿伐魯有與曾參同姓名者殺人告其母毋織自若及三人告之則毋投杼下機而走臣之賢不若參王之信臣不若其母疑臣者非特三人臣恐大王之投杼也魏文侯使樂羊伐中山三年拔之遂而論功文侯示之謗書一篋樂羊稽首曰此非臣之功君之力也今臣羈旅之臣故願王勿伐王與之盟於息壤甘茂攻宜陽五月而不拔樗里子公孫奭果爭

息壤在彼
甘茂拔宜陽
趙使胡服招騎
射
公叔成稱疾不朝

制國利民為本
公叔成胡服之功
中國聖賢之所教

秦楚會盟武關
秦誘執楚君槐

之。秦王欲罷兵。茂曰：息壤在彼，王乃速起兵佐茂，遂拔宜陽。○趙武靈王與肥義謀胡服騎射，以教百姓，欲以取胡。中山國人不欲，公叔成稱疾不朝。王使人請之，曰：家聽于親，國聽於君。今寡人作教易服，而公孫不服，吾恐天下議之也。制國有常，利民為本。從政有經，令行為上。明德先論于賤，而從政先信於貴。故願慕公孫之義，以成胡服之功也。公子成曰：中國者，聖賢之所教，禮義之所用。遠方之所觀，赴蠻夷之所則效也。今王舍此而服遠方之服，變古道，逆人心，臣願王熟圖之也。使者以報，王自往請之。成乃聽命，賜胡服以朝，而始出令焉。○十六年，秦武王約楚懷王會盟武關，秦執之以歸。楚人立太子橫，懷王卒薨於秦。

子武關
三尸亡秦

尹起莘曰：秦既以重兵伐取其城，又從而勝誘其君，致之死地，而後已。異時楚雖三尸亡秦，必楚天理至是，為益明矣。

屈原志潔行廉
屈原作離騷自怨

初，屈平為懷王左徒，志潔行廉，明於治體，王甚任之。後以說間，疎而睠顧不忘，作離騷之辭，以自怨。尚與王之一悟，而王終不悟也。其後子蘭又譖之於頃襄王，王怒，遷之於江南。原遂懷石自投，汨羅以死。

屈子忠清潔白
屈子于載一人
屈原過於忠
秦以齊田文為丞相

朱子曰：君子於人，取大節之純全，而畧細行之弊，則雖三人猶必有師。况屈子忠清潔白，于載一人哉？孔子曰：觀過知仁。屈原之過過於忠者，忠而過者也。屈原之過過於忠者也。

孟嘗先齊而後秦

十七年，秦以齊田文為相，或謂秦王曰：孟嘗君相秦，必先齊後秦，秦其危哉！王乃囚孟嘗君，欲殺之。孟嘗君使人求解於王之幸姬，姬欲得狐白裘，孟嘗君有狐白裘，已獻之。

雞鳴狗盜

田文自楚遊歸

講不講之悔

秦割三城以和三國

為義不可不竟

王無以應客有善為狗盜者入秦藏中盜以獻姬姬乃言於王而遣之王後悔使追之孟嘗君至關關法雞鳴出客時尚早追者將至客為雞鳴野雞聞之皆鳴孟嘗君乃得脫歸○孟嘗君怨秦與韓魏攻之入函谷關秦昭王謂丞相樓緩公子池曰三國之兵深矣寡人欲割河東而講對曰三國且去吾以三城從之講之悔也三國入函谷咸陽必危吾愛三城而不講此不講之悔也王曰鈞吾悔也寧亡三城而悔無危咸陽而悔也乃使公子池以三城講於三國三國乃退

綱目斷曰田文懷怨秦之私借楚為辭而又行之不力故特書割三城以和則見沒於利而不反於義者也書法若此所以見師出不可無名為義不可不竟

平原好士

堅白異同之辨

臧三耳

幾能令臧三耳

子高理勝於詞

楚君迎婦于秦

樂毅伐齊

通鑑集要

周赧王紀卷二

其

趙王封其弟勝為平原君平原君好士食客常數千人有公孫龍者善為堅白異同之辨平原君客之孔子之玄孫穿自魯適趙與論臧三耳臧三耳如莊子篇所載雞三足者是為三矣今兩耳三耳豈不猶是乎一龍甚辨析穿弗耳主聽兩耳形也兼聽而言可得為三應平原君問之曰幾能令臧三耳矣然謂三耳甚難而實非也謂兩耳甚易而實是也平原君謂龍曰公無與孔子高辨事也其人理勝於辭公辭勝於理終必受訕○二十三年楚君迎婦於秦

溫公曰甚哉秦之無道也殺其父而劫其子楚之不競也忽其父而婚其仇

三十年燕昭王以樂毅為上將軍并將秦衛韓趙之兵以伐齊齊拒戰大敗齊王走莒楚使淖齒救齊齒欲與燕分

樂毅善善其用

忠臣不事二君

王蠋死節

樂毅安撫齊民

倚門倚閭

完璧歸趙

發禱席敝

過關賂金

左氏易胥靡

麋蒙鹿皮

器南兵至

秦趙會澠池

相如請秦王擊

秦王擊缶罷酒

趙以藺相如為

上卿引車避匿

齊地乃遂弒王於鼓里。○樂毅聞書邑人王蠋賢使人請蠋。蠋曰：忠臣不事二君，烈女不更二夫。遂經死。毅修整燕軍，安撫齊民，封王蠋之墓。六月間，下齊七十餘城。○齊淖齒之亂，王孫賈從王，失其處而歸。母曰：汝朝出而晚來，則吾倚門而望；汝暮出而不還，吾倚閭而望。王走，汝不知其處，汝何歸焉？賈乃攻淖齒，殺之。立湣王子為王，保莒城，以拒燕。○三十二年，趙王得和氏璧，秦昭王請易以十五城。趙以藺相如奉璧至秦，秦無意償城。相如乃給王取璧，遣使懷嬴而身待命於秦。秦王賢而歸之。趙王以相如為上大夫。○衛嗣君好察縣令，有發禱席弊者，嗣君聞之，賜之席，令驚為神。又使人過關市，賂以金。既召關市，問有客過。

與汝金，關市大恐。衛胥靡有罪，逃魏。嗣君以左氏易之。左右曰：以一都買一胥靡，可乎？嗣君曰：治無小，亂無大。法不立，誅不必，雖有十左氏，無益。法立，誅必，雖失十左氏，無害也。胥靡，罪人也。左氏，邑名。○二十四年，楚謀入寇，王使武公謂令尹昭子曰：夫虎肉臊而兵利身，人猶攻之。若使麋蒙虎皮，人攻之，萬倍矣。今子欲殘天下之共主，居三代之傳器，器南則兵至矣。於是楚計不行。○三十六年，秦趙會於澠池。秦王請趙王鼓瑟，趙王鼓之。藺相如亦請秦王擊缶，秦王不肯。相如曰：五步之內，臣請以頸血濺大王矣。秦王不懌，為一擊缶，罷酒。秦終不能有加於趙。趙王歸，以相如為上卿。位在廉頗右，頗欲辱之。相如每出而望之，輒引車避其舍人。

相如屈廉頗
秦不敢加兵於
趙先國家而後私
仇肉祖負荆

學聖門者未易
及廉頗賢者之過
相如可為大臣
二邑三年不能
下田單鉄籠得全

昭王處之未
其道樂毅與幾湯武
樂毅行王道之
道

以為耻相如曰夫以秦王之威而我廷叱之獨畏廉將軍
哉顧念秦之所以不敢加兵於趙者以吾兩人在今兩虎
共鬪勢不俱生吾所以為此者先國家之急而後私讐也
頗聞之負荆請罪遂為刎頸之交

胡致堂曰人情易發難制者惟怒為甚頗克已降心以
義相動學於聖門者未易及然結交可也刎頸相許則
賢者之過也

是時齊地皆屬燕獨莒即墨樂毅圍之三年未下即墨人
曰安平之戰田單以鉄籠得全因立為將以拒燕

胡致堂曰毅以一人破萬乘之國執燕之仇三年之後
不得裂土而封之豈非昭王處之未盡其道乎
方天台曰樂毅不拔二城夏侯太初以為庶幾乎湯武
蘇子瞻以為行王道之過鄙哉二子之言也

燕昭王薨惠王立田單縱反間曰樂毅與新王有隙畏誅

騎劫代樂毅

飛鳥翔舞而下

田單火牛

解表衣涉淄

而不敢歸以伐齊為名齊人惟恐他將來即墨殘矣惠王
使騎劫代樂毅毅遂奔趙單乃令城中人食必祭先祖於
庭飛鳥皆翔舞而下單因宣言曰當有神師下教遂師一
卒每事必稱神師於是收牛千餘束兵刃於角而灌脂束
韋於其尾鑿城數十穴夜燒其端而縱之牛尾熱怒而犇
燕軍所觸盡死大敗燕軍殺騎劫齊七十餘城皆復焉封
田單為安平君○田單嘗出見老人涉淄而寒解表衣之
王惡之貫珠言於王曰不如因以為已善下令曰寡人憂
民之饑寒單亦憂之單之善王之善也王曰善乃賜單牛
酒○齊王有幸臣九人毀田單王曰召單來貂勃曰單以
即墨之城反千里之齊使當時自王天下莫能止然計之

嬰兒之計不爲此

魯仲連論田單將軍攻狄不下田單攻狄不克

田單厲氣循城

樂毅不敢謀燕

趙封毅為望諸君

樂毅書報燕王

道歸之義不爲耳。今國定民安而王乃曰：單嬰兒之計不爲此。王乃殺九人而益封安平君萬戶。○田單將攻狄，往見魯仲連。仲連曰：將軍攻狄不能下，果三月不克，乃復問於仲連。仲連曰：將軍在卽墨，坐則織簣，立則杖鉞，爲士卒倡。當此之時，將軍有死之心，士卒無生之氣，所以破燕也。今將軍東有夜邑之奉，西有淄上之娛，有生之樂，無死之心，所以不勝也。單乃厲氣循城，立於矢石之所，援枹鼓之，狄人乃下。○趙王欲使樂毅伐燕，毅泣曰：臣昔事昭王，猶今事大王也。若復得罪在他國，終身不敢謀趙之奴隸，況子孫乎。趙王乃止。封毅爲望諸君。燕惠王恐趙王用之，以乘其敝，乃使人讓毅，且謝之曰：將軍捐燕歸趙，自爲計則

可矣。而何以報先王所以遇將軍之意乎。毅報書曰：免身立功，以明先王之迹，臣之上計也。惟毀辱之謗，墮先王之名臣之所以大恐也。臨不測之罪，以幸爲利，義之所不敢出也。古之君子，交絕不出惡聲，忠臣去國，不潔其名。臣雖不佞，數奉教於君子矣。燕乃復以毅子間爲昌國君，而毅往來復通燕，竟卒於趙。○薛公田文卒，初馮驩見孟嘗君，置傳舍十日。彈劍歌曰：長鋏歸來乎，食無魚。遷之，幸舍，食有魚矣。又歌曰：長鋏歸來乎，出無輿。遷之，代舍，出有輿矣。又歌曰：長鋏歸來乎，無以爲家。孟嘗君不悅。時邑人不足，以奉客，使人出錢於薛，貸者不與。孟嘗君請驩責之，驩往不能與者，焚其券。孟嘗君怒，驩曰：令薛民親君，孟嘗君竟

通監集要

周報正己卷二

三

抱薪救火

用智不如用梟

唯唯如是者三

王三問而不敢

對走韓盧而搏蹇

兔

遠交近攻

韓魏天下之樞

親中國以為天

下樞王以范雎為客

為薛公終於薛。○四十二年，秦救韓，敗趙魏之師。魏段干

木請割南陽，與秦以和。蘇代曰：「以地事秦，猶抱薪救火，薪

不盡，火不滅。」夫博之所以貴梟者，便則食，不便則止。今何

王之用智不如用梟乎？王不聽。卒以南陽求和於秦。○四

十五年，魏人范雎入秦，王三請教。雎唯唯者三。王又問，雎

曰：「臣未知王心，故三問而不敢對。」王跪問，乃曰：「以秦之強，

大制諸侯，如走韓盧而搏蹇兔，乃閉關十五年，不敢窺兵

山東者，是穰侯越韓魏而攻齊之計失也。今王不如遠交

而近攻，得寸則王之寸也，得尺則王之尺也。夫韓魏中國

之處，而天下之樞也。王若欲伯，必親中國，以為天下樞，以

威楚趙。楚趙附，則齊附，而韓魏可虜也。王曰：「善。」以雎為客

吞食

秦知天下之勢

平天下者必先

知難易之勢

先淮蔡而後魏

博

夫擅國之謂王，能利害之謂王，制殺生之謂王。今太后擅

行，不顧穰侯魏冉，出使不報，華陽涇陽擊斷無諱，高陵進

退不請，四貴備而國不危，未之有也。臣又聞之，大其都者，

危其國，尊其臣者，卑其主。淖齒管齊而弑湣王，李兌管趙

而囚主父。今臣觀四貴用事，亦齒兌之類也。王遂廢太后，

驅逐穰侯等，以雎為丞相，封應侯。○范雎嘗從魏大夫須

林之奇曰：秦之取六國，謂之吞食。蓋秦之食葉自近及遠，六國不知天下之樞在於韓魏，秦人伐之而齊楚不救，是以天下之樞而委之於秦也。則六國安得而不亡哉？大抵平天下者，必先知難易之勢。唐憲宗欲平藩鎮，張弘靖以為先淮蔡而後魏博，周世宗欲平天下，王朴以為先江南而後河東，卒如其言矣。

卿

范叔一寒至此

弟袍戀戀故人
意

虞卿棄相印

舒祺願得補黑
衣之缺
丈夫愛子甚于
婦人

賈至齊受饋金須賈歸告魏相魏齊致之幾死從更名張
祿入秦為丞相及須賈至秦睢敝衣微行見之賈曰范叔
固無恙何一寒至此乃取一綈袍賜之賈入相府睢坐堂
上賈謝罪請死睢曰汝辱我有三所以得不死者以綈袍
戀戀有故人之意耳為我歸告魏王急持魏齊頭來賈歸
告齊齊懼匿平原君家秦昭王欲為睢報仇徵齊急齊窮
抵虞卿虞卿棄相印與齊至信陵君不納齊自殺魏王以
其頭歸秦○五十年秦攻趙趙求救於齊齊人欲長安君
為質太后不可齊師不出左師觸龍請見曰賤息舒祺最
少不肖而臣愛之願得補黑衣之缺太后曰丈夫亦愛少
子乎對曰甚于婦人太后曰婦人異甚對曰臣謂媼愛燕

左師觸龍諫太
后

秦伐韓拔野王

馮亭家禍于趙

馮亭垂涕辭對

馮亭不見使者

馮亭不忍賣主
之地

馮亭詐詛之術
廉頗堅壁不出
趙括代廉頗

后甚於長安君太后曰君過矣不如長安君之甚左師曰
父母愛子則為計深遠今媼尊長安之位封以膏腴之地
而不及今令有功於趙一旦山陵崩長安何以自託於趙
哉后曰諾乃令長安君為質於齊借齊師以却秦兵○五
十四年秦白起伐韓拔野王上黨路絕上黨守馮亭降趙
趙平陽君諫曰聖人甚禍無故之利韓氏所以不入秦者
欲嫁其禍於趙也不如勿受平原君請受之封亭為華陽
君亭垂涕不見使者曰吾不忍賣主之地而食之也

陳潛室曰平原君不見天下之勢暗於馮亭且詐之術
而自取滅亡之禍也長平之敗豈獨趙括為之哉

五十五年秦王齧伐趙趙廉頗堅壁不出秦縱反問曰秦
之所畏獨畏馬服君之子趙括耳趙王遂以趙括代頗將

膠柱鼓瑟
括讀父書
趙括不知合變

奉漏沃焦

高義顯名

趙師大敗于嘗

白起長平坑卒

孔斌燕雀之喻
燕雀處堂

藺相如曰王以各使括若膠柱鼓瑟括徒能讀父書不知合變也王不聽○秦王聞括為將乃陰使武安君為上將

齧為裨將括至軍出兵擊秦秦張二奇兵絕其後軍分為二糧道絕請粟於齊王弗許周子曰唇亡則齒寒今日亡

趙明日患及齊楚矣救趙之務若奉漏甕沃焦釜然且救

趙高義也却秦顯名也不務此而愛粟其計非矣弗聽趙

軍食絕括自出銳卒搏戰秦射殺之卒四十萬人皆降武

安君挾詐盡坑殺之趙師大敗於長平○始秦之伐趙也

魏人皆以為便孔斌曰不然秦貪暴之國也勝趙必復他

求吾恐魏必受其師先人有言燕雀處堂子毋相哺自以

為安竈突炎上棟宇將焚燕雀未知禍之將及已也今不

悟趙破而患將及已可人而同於燕雀乎○秦攻趙平原

君求救於楚約其門下文武備具者與之俱得十九人餘

無可取者毛遂自薦平原君曰賢士處世如錐處囊中其

末立見今先生未有所見也遂曰使遂蚤處囊中乃脫穎

而去非特其末見而已平原君乃與俱至楚與楚王言合

平原得十九人

毛遂自薦
錐處囊中
處囊脫穎

利害兩言而決

合從為楚非為

趙
毛遂定從
碌碌因人成事

平原君不敢相

天下士
楚黃歇帥師救

毛遂著名楚趙

魯仲連不肯帝秦

先生天下之士

信陵君好士車騎虛左公子迎侯王

肉投餒虎

陳潛室曰毛遂上不數於其主下不齒於其徒而卒能奮身決起著名楚趙苟非見棄於人安能以有激乎

五十七年魏王使晉鄙救趙秦王使謂魏曰諸侯敢救趙者必移兵先擊之魏王恐止晉鄙壁鄴又使新垣衍說趙王共帝秦以却其兵魯仲連聞之往見衍曰彼秦者棄禮義而上首功之國也彼即肆然而為帝則連有蹈東海而死耳不願為之民也衍拜曰吾今知先生天下之士也不敢復言帝秦矣○魏公子信陵君無忌好士食客三千人時大會賓公子從車騎虛左自迎侯生及秦圍趙趙平原君夫人無忌姊也平原君讓魏救不至公子數請於王終不聽乃約車騎百餘乘救趙侯生曰公子赴秦軍如以肉投餒虎何功之有吾聞晉鄙兵符在王臥內而如姬最幸

信陵竊符救趙朱亥擊晉鄙無忌大破秦師于邯鄲仲連辭命仲連却千金之壽商賈之事不忍為

奇貨可居

力能竊之且公子嘗為報其父仇如姬欲為公子死無所辭誠一開口則得虎符奪鄙兵北救趙西却秦此五霸之功也無忌如其言得兵符侯生曰有如鄙疑而復請之則事危矣臣客朱亥力士可與俱鄙不聽使擊之公子至鄴晉鄙合符果疑之亥椎殺鄙無忌將兵救趙大破秦師於邯鄲不敢歸魏使將將其兵以還○平原君欲封魯仲連仲連不受乃以千金為壽連笑曰所貴為天下士者為能排患難解紛亂而無取也即有取者是商賈之事連不忍為也遂辭去終身不復見○秦太子妃華陽夫人無子夏姬生子異人質於趙陽翟大賈呂不韋見之曰此奇貨可居乃以千金為異人西遊謀使夫人姊說曰夫人誠立異

夫人無子而有子
異人自趙逃歸
不韋獻邯鄲姬
不韋真大盜

人是異人無國而有國夫人無子而有子終身有寵於秦矣夫人遂與太子約以為嗣後異人自趙逃歸不韋娶邯鄲姬有娠而獻於異人生子政後為始皇
真西山曰不韋非大賈蓋真大盜也

五十九年秦攻西周赧王入秦獻地是歲王崩而西周亡

東周君陳周自考王封其弟于河南為桓公桓公卒子威公立威公卒子惠公立惠公封其少子于鞏號東

周君

蔡澤宣言於應侯
蔡澤說應侯

九年燕客蔡澤入秦先使人宣言於應侯曰蔡澤見王必奪君位唯召澤讓之澤曰吁君何見之晚也夫四時之序成功者去商君吳起大夫種何足願與唯謬曰君子有殺身成名何為不可澤曰身名俱全者上也名可法而身死

三子孰與閔天
周公

者次也三子之可願孰與閔天周公哉應侯曰善遂謝病免薦澤為相

拊背扼喉
范雎知止而退
達人尚論節取

胡致堂曰范雎拊魏冉之背扼其喉而奪其處真傾險之士然知止而退達人尚論取節焉可也魏冉秦王母舅封為穰侯

楚以荀况為蘭陵令
兵要在於附民
荀况兵要

楚以荀况為蘭陵令况趙人嘗論兵於趙孝成王前王曰請問兵要卿曰要在附民故齊之技擊不如魏之武卒魏

六術五權三至
天下之將
議兵以仁義為本

之武卒不如秦之銳士秦之銳士不如桓文之節制桓文之節制不如湯武之仁義請問為將曰凡百事之成也必在敬之其敗也必在慢之慎行所謂六術五權三至而處之以敬是之謂天下之將陳囂問曰先王議兵嘗以仁義為本然則何以兵為曰仁者愛人故惡人之害之也義者

循禮故惡人之亂之也故兵者所以禁暴除害也非爭奪也。
號令欲嚴以威賞罰欲必以信處舍欲周以固徙舉進退欲安以重欲疾以速窺敵觀變欲潛以深欲伍以參而惡廢無怠勝而忘敗無威內而輕外無見利而不顧其害凡慮事欲熟而用財欲泰是謂五權可殺而不可使處不完可殺而不可使擊不勝可殺而不可使欺百姓是謂三至。

五年秋秦昭襄王薨子孝文王柱立。○六年十月秦王柱即位三日薨子楚立。是為莊襄王。○燕將被讒保聊城不敢歸齊田單攻之。歲餘不下。魯仲連乃為書陳利害約之。矢以射城中。燕將見書泣三日遂自殺。田單克聊城歸言魯仲連於齊王。欲爵之。仲連逃之海上。曰：吾與富貴而詘於人。寧貧賤而輕世肆志焉。魏安釐王問天下高士於子

魯仲連射書聊城
魯仲連辭爵
天下高士

順子順曰：世無其人也。抑可以為次。其魯仲連乎。王曰：魯仲連強作之者非體自然也。子順曰：人皆作之。作之不變。習與體成。則自然也。

蘇頌濱曰：仲連逃避爵賞。脫屣而去。戰國以來一人而已。陳潛室曰：鷹年高飛於雲漢。虎豹長嘯於山林。其頡頏之氣。豈人所能近哉。一受人之羈繫。豈養則與鷄犬何異。惟其有所欲。故也。仲連不見其所欲。故不受人之羈繫。豈養而足以頡頏一世。非策士所能及矣。

七年秦滅東周而周亡。

胡雙湖曰：西都自涇舟膠楚澤下堂見諸侯。已為春秋之漸。東都自春秋已來。猶幸五伯挾天子以令諸侯。尚寄空名於天下。然繻葛倒懸。已為戰國之漸。戰國首命韓趙魏為諸侯。綱常之道盡矣。於是七雄競強。事秦者固不知有周。抗秦者不過自為。亦豈復知有周哉。溫公曰：周曰衰微。而天下猶尊為共主者。植本固而發源深也。周之興也。禮以為本。仁以為源。雖後微弱。其民將有陵慢之心。則畏先王之禮。而不敢為。將有離散之

戰國以來一人
仲連不見所欲
仲連頡頏一世
仲連非策士所能及
春秋為戰國之漸
五霸寄空名於天下
植本固而發源深也
禮本仁源
周尚仁禮

周家享國長久之道

心則思先王之仁而不忍去此享國長久之道也

右周三十七王并東周君共計八百七十三年

列國紀 秦楚燕魏趙韓齊

秦紀

莊襄王

名楚孝文王子初質於趙因不韋策歸以為嗣其先相翳佐雍有功賜姓魏後有非子封秦秦國始大自孝公用商鞅以利而致富強發井田開阡陌惟襄滅周二年而亡

元年秦王郊見上帝於雍莊襄以諸侯○三年初信陵君

救趙畏罪不肯還至是秦蒙騫伐魏魏毛公薛公勸之還

信陵君乃趣駕還魏帥五國之師敗騫於河外

書法云自昭襄以來山東之得志有三田文之伐書淵河絕無忌之救書大破秦師今復書追至函谷均之惡秦而已矣

已矣

郊見上帝于雍

毛薛說信陵君

信陵君敗騫于

河外

山東之得志有

三

秦王薨子政即位以呂不韋為相國封文信侯

蘇轍謂六國未亡而

嬴氏先亡○安陵人縮高之子仕秦守管信陵君攻之不下使

人召高攻管高辭信陵君怒使謂安陵君生東高而致之

不然帥十萬之師以造城下安陵君曰今縮高辭大位以

全父子之義而君曰必生致之是使我負襄王之詔而廢

太府之憲也縮高聞之曰此辭反必為國禍吾今業已無

違人臣之義矣豈可使吾君有魏患乎乃之使者舍劓頸

而死信陵君聞之編素避舍而遣使謝安陵君

後秦紀

始皇帝

各政實姓呂氏始皇既立恃嬴秦之富彊滅六國遂并天下專以刑威立國焚書坑儒暴虐不道二世而亡

縮高不從攻管之命

縮高辭大位以

全父子之義

安陵君不廢太

尉之憲

縮高無違人臣

之義

秦作涇水為渠
渠成萬世之利

趙王復思廉頗

廉將軍尚善飯

北邊良將

李牧備邊

匈奴不敢近趙邊

元年韓欲疲秦使無東伐乃使水工鄭國為間於秦鑿涇水為渠渠作而覺欲殺之國曰臣為韓延數年之命渠成亦秦萬世之利也乃使卒成之注填闕之水溉烏鹵之地四萬頃收皆萬鍾由是秦益富饒○二年趙廉頗奔魏趙恒襄王復思之使視頗可用否頗之仇郭開與使者金令毀之頗見使者一飯斗米肉十斤被甲上馬以示可用使者還報曰廉將軍尚善飯然與臣坐頃之三遺矢矣王遂不召○三年趙王以李牧為將伐燕李牧者趙之北邊良將也嘗居代鴈門備匈奴市租皆輸入幕府為士卒費日擊數牛享士習騎射謹烽火為約曰有敢捕虜者斬邊士口得賞賜皆願一戰於是大破匈奴十餘歲不敢近趙邊

將廷辱刻之命

趙葱代李牧

李牧以全取勝戰國良將

信陵君以酒色自娛

毛焦諫四失

後王翦伐趙趙使李牧禦之一將僅可延辱刻之命乃以趙葱代李牧趙王之闢劣甚矣李西崖曰李牧養成三軍之勇可謂以全取勝矣是故始驅匈奴中而攻燕繼而擊秦真戰國良將奈郭開之讒一入遂斬牧而亡何哉秦自河外之敗使人行萬金以間信陵君秦王數使人賀信陵君得為魏王未也魏王信之使人代將于是信陵君謝病不朝日夜以酒色自娛四歲而卒○九年呂不韋私通太后猶恐事覺及禍乃進舍人嫪毐于太后生二子及事覺王下吏治毒毒懼發兵作亂王使相國昌平君昌文君攻嫪毐戰敗走獲之夷三族遷太后於雍殺其二子下令敢諫者死諫而死者二十七人茅焦請諫王按劍趨召鑊烹之焦徐行至前曰死生存亡聖王所欲急聞也陛下欲

茅焦死諫

茅焦伏

聞之乎。陛下囊撲二弟，遷母於雍，殘誅諫士，令天下聞之，瓦解無嚮秦者。臣竊危之言已，乃解衣伏質，王下殿手接之，爵以上卿，自駕迎太后，歸復為母子如初。

愈出愈奇

李園說春申君

春申君進姬

陳潛室曰：戰國之士，類以口舌建功，故秦遷太后于離宮，所以強乎之士，積尸盈庭，而後來者愈出愈奇也。

李斯諫逐客

趙人李園進妹於春申君，黃歇有娠，園使妹說歇曰：楚王無子，君進妾於王，若有男，是君之子為王也。歇乃進於王，生男，立為太子。園妹為后，園亦貴，恐歇泄其語，遂殺歇。○十年，秦大索逐客，客卿楚人李斯亦在逐中，行且上書曰：昔穆公求士，西得由余於戎，東得百里奚於宛，迎蹇叔于宋，求丕豹、公孫枝於晉，并國二十，遂霸西戎。孝公用商鞅之法，諸侯親服，至今治強。惠王用張儀之計，散六國之從，

四君皆客之功

王者不却眾庶，王者能明其德，帝王所以無敵

藉寇兵而齎盜糧

韓非善刑名法

律之學

韓非說難

孤憤五蠹說林

君子禮動義止

使之事秦，昭王得范雎，強公室，杜私門，四君皆客之功，客何負於秦哉！臣聞泰山不讓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擇細流，故能就其深。王者不却眾庶，故能明其德。此五帝三王所以無敵也。今乃棄黔首而資敵國，却賓客以業諸侯，所謂藉寇兵而齎盜糧者也。王乃召李斯復其官，除逐客之令，卒用李斯之謀，兼天下。○十二年，呂不韋徙蜀自殺。通太后○十四年，韓王納地，請為藩臣，使韓非來聘，非善刑名法律之學，數以書干韓王，韓王不能用。於是作說難、孤憤、五蠹、說林、五十六篇，因使秦，說秦王兼天下，王悅之，未用。李斯譖之，下獄死。

揚子曰：君子以禮動，以義止，合則進，否則退，說人而憂不合，則無所不至矣。

燕丹遣荆軻刺

圖窮匕首見

秦王環柱而走

易水歌
白虹貫日

燕丹楚白公勝
之流

十七年秦內史勝滅韓虜韓王安置潁川郡○十九年秦

王翦滅趙虜趙王遷○二十年初燕太子丹質於秦王不

禮焉丹怒亡歸欲報之遣荆軻入秦刺秦王取樊將軍首

時秦將軍樊于與燕督亢之地圖以進於王圖窮而匕首

見王驚起環柱而走拔劍斬軻益發兵伐燕燕斬丹獻王

荆軻將適秦令秦武陽為副太子賓客知其事者皆白

衣冠以送之至易水上既祖取道高漸離擊筑荆軻和

而歌為變徵之聲士皆垂涕泣又為歌曰風蕭蕭兮易

水寒壯士一去不復還於是白虹貫日燕人畏之復

為羽聲慷慨士皆瞋目髮盡上衝冠於是軻遂就車而

去及事敗後軻客高漸離以擊筑見秦皇帝而以筑擊

秦皇帝為燕報仇不中而死

溫公曰燕丹不勝一朝之忿逞盜賊之謀以犯虎狼之

秦其楚白公

勝之流乎

二十二年秦王賁伐魏遂滅之○秦王問取荆虔用幾萬

人李信曰不過二十萬王翦曰非六十萬人不可王以翦

為怯遂使李信往果敗復令翦將六十萬人伐楚王自送

至灞上翦請美田宅甚眾王曰將軍行矣何憂貧翦曰臣

請田宅為子孫業耳王笑既行又數使使者歸請之或問

曰將軍之乞貸亦已甚矣翦曰王但中不信人今空國委

我不有以自堅顧令王坐而疑我矣

張范陽曰君臣上下無非以術相與天下事可知矣

非六十萬人不

可

王翦將六十萬

人伐楚

王翦請美田宅

將軍乞貸已甚

君臣上下以術

相與

王翦堅壁不戰

投石超距

二十三年秦王翦取陳以南至平輿楚人悉國中兵以禦

齊四十餘年不受兵
齊受間金

齊人歌松柏

合從六國之利
撤藩媚盜

巧取齊而拙取楚

平吳平陳皆是物

燕滅之虜王喜○二十六年初齊事秦謹亦東邊海上秦

日夜攻五國五國各自救以故齊王四十餘年不受兵及

後勝相齊多受秦間金勸王朝秦不救五國至是王賁攻

齊齊王遂降秦遷之共處之松柏之間餓而死民歌曰松

耶栢耶住建於共者客耶蓋疾齊王建用客之不詳也

澠公曰合從六國之利三晉者齊楚之藩蔽齊楚者三

晉之根柢安有撤藩蔽以媚盜曰盜將愛我而不取豈

不恃哉蘇老泉曰六國破滅非兵不利戰不善弊在賂秦賂秦

而力虧破滅之道也蘇東坡曰秦并天下非有道也特巧耳然巧於取齊而

拙於取楚其不取於楚者幸也齊秦不兩立秦未嘗須

史忘齊而四十餘年不加兵者蓋欲先取三晉次滅燕

楚以反齊如晉取虞虢也可不謂巧乎秦使王翦以六

十萬人攻楚蓋空國而戰也使齊掃境伐秦易如反掌

故曰拙於取楚晉平吳平陳隋皆是物也符堅不知出

此是以取敗以是知二秦之一律也始皇幸勝而堅不

三秦一律

幸耳

王初并天下自以為德兼三皇功過五帝乃更號曰皇帝

胡致堂曰古之聖人應時稱號非帝貶於王王貶於帝

也孔子作春秋尊周立號繫王於天其禮隆矣有天下

者當以是為法

詔除謚法○初齊人鄒衍論著終始五德之運始

說以為周得火德秦代周從所不勝為水德以十月為歲

首尹遂昌曰商建丑周建子且不可用况以十月為歲首

乎秦不師古無足道也丞相王綰等請立諸子為王廷尉李斯曰周封子弟同姓

甚眾然後屬疎遠相攻擊如寇仇今海內賴陛下神靈一

統皆為郡縣諸子功臣以公賦稅重賞賜之甚足易制天

秦不師古

聖人應時稱號
仲尼尊周立號
春秋係王于天
有天下者當以
是為法
詔除謚法
鄒衍論著終始
五德之運

安寧之術
立國樹兵

分天下為三十六郡

徙豪傑於咸陽

公天下之端自

秦始

宗元敢於非聖

宗元不知聖人

聖人以萬物得

所為極致

帝王公天下大

端大本

聖人制四海之

命

聖人法天不私

聖人盡利

立石頌功業

伐樹赭山

封禪

秦始皇作備

張良為韓報仇

張良徂擊始皇

搏浪沙推

誤中副車

天下大索十日

不

張良書韓人

陶潛書晉徵士

承業書唐特進

綱目一字之褒

張良五世相韓

張良智畧之妙

且中孤兎

子房一擊之力

亡秦者胡

始皇築長城

嘉平

下無異意則安寧之術也置諸侯不便始皇曰天下初定
又復立國是樹兵也而求其寧息豈不難哉廷尉議是于
是置守尉監收天下兵聚咸陽銷以為鐘鐻金人十二分
天下為三十六郡徙豪傑於咸陽

胡致堂曰柳宗元謂公天下之端自秦始湯武資諸侯
之力不得已而封建何其敢於非聖人真不知聖人者
也

胡五峰曰聖人以萬物得所為極致封建也者帝王公
天下之大端大本也郡縣也者暴主私一身之大孽大
賊也又曰聖人制四海之命法天而不私分天下為
萬國而與英才共焉非若後世以
大制小之謀也誠盡利而已矣

二十八年始皇東行郡縣上鄒嶧山立石頌功業封泰山
禪梁父遣方士徐市等入海求三神山不死藥至湘山上
問湘君何神對曰堯女舜妻始皇大怒使伐樹赭山

丘瓊山曰後世封禪自此始秦其始作備者乎

初韓人張良以五世相韓韓亡欲為韓報仇始皇東遊至
陽武博浪沙中令力士操鐵椎徂擊始皇誤中副車始皇
驚求弗得令天下大索十日

發明云韓雖滅矣書韓人何良之未嘗無韓也良心在
乎韓韓雖亡而張良書韓人陶潛心在乎晉晉雖亡而
陶潛書晉處士張承業心在乎唐唐雖亡而張承業書

唐特進綱目一字之褒嚴矣哉
胡致堂曰張良擊秦王大索十日不得非獨免併免力
士其智畧固已視呂政如且中孤兎何敗之有乎
綱目云自此陳勝吳廣之徒相繼而起是禡祖龍之鬼
倡羣雄之心皆子房一擊之力也

三十三年始皇巡北邊盧生入海還因奏錄圖書曰亡秦
者胡也始皇乃築長城起臨洮至遼東延袤萬餘里威振
匈奴○十一月更臘為嘉平○三十四年丞相李斯上書

諸生不師今而學古
李斯請焚

曰諸生不師今而學古聞令下則各以其學議之臣請史官非秦記皆燒之有偶語詩書者棄市以古非今者族若欲有學法令以吏為師制曰可

荀卿自論太過
李斯事出于荀卿
荀卿快一時之論
孔明之論未嘗異

蘇東坡曰李斯所以事秦者皆出於荀卿然卿特快一時之論而不知禍之至此其高談異論有以激之也孔孟之論未嘗異而天下卒無及者則尚安以求異為哉

作阿房宮

始皇以咸陽宮庭小乃營作朝宮渭南上林苑中先作前殿阿房東西五百步南北五十丈上可以坐萬人下可以建五丈旗役隱宮徒刑七十餘萬人○侯生盧生相與譏議始皇因亡去始皇大怒使御史案問諸生諸生傳相告

扶蘇諫坑儒
諸生誦法孔子

引乃自除犯禁者四百六十餘人皆坑之咸陽始皇長子扶蘇諫曰諸生皆誦法孔子今上皆重法繩之臣恐天下

扶蘇蒙恬軍於上郡

不安始皇怒使扶蘇北監蒙恬軍於上郡○三十七年始

趙高矯詔立胡亥

皇東巡至沙丘崩趙高李斯謀立胡亥為太子更為書責

趙高作書賜扶蘇

扶蘇及蒙恬皆賜死扶蘇發書泣欲自殺恬曰陛下使臣

天下重任

將三十萬守邊公子為監此天下重任也今一使者來安

一使安知非詐

知其非詐復請而死未暮也蘇曰父賜子死尚安復請即

自殺胡亥至咸陽發喪襲位○二世欲殺蒙恬兄弟兄子

子嬰諫弗聽恬曰吾積功信於秦三世矣今將三十萬其

勢足以倍畔而自殺者不敢辱先人之教以忘先帝也乃

自殺

蒙恬不敢辱先人之教

蒙恬明於人臣之義

澠公曰蒙恬明於人臣之義雖無罪見殺能守死不二亦足稱也

李斯不忌扶蘇

蘇東坡曰李斯立胡亥不復忌扶蘇者知威令素行而臣子不敢復請也周公曰平易近民民必歸之孔子曰

易知易達
聖人終不以彼
易此

有一言而終身行之其恕乎以忠恕為心而以平易為政則上易知下易達賣國之姦無所投其隙然令行禁止蓋有不及商鞅者而聖人終不以彼易此矣

二世皇帝

名胡亥繫刑重役誅殺任情罪盈恕積而天下名胡亥繫刑重役誅殺任情罪盈恕積而天下

六驥過隙

元年二世謂趙高曰人生世間猶六驥過隙吾欲窮樂以

趙高請嚴法刑

終年壽可乎趙高曰陛下嚴刑刻法盡除先帝之故臣更

置陛下之所親信則高枕肆志寵樂矣二世乃更為法律

益務深刻大臣諸公子輒僇死○陳勝字涉涉少傭耕隴

上悵然曰苟富貴無相忘傭者笑曰若為傭耕何富貴也

涉太息曰嗟乎燕雀安知鴻鵠志哉是時發闕左戍漁陽

九百人屯大澤鄉陳勝吳廣為屯長會雨失期召徒屬曰

燕雀安知鴻鵠志
勝廣起兵於斬

壯士舉大名

公等失期當斬且壯士不死則已死則舉大名耳王侯將

相寧有種乎眾從之勝欲念鬼威眾乃丹書帛曰陳勝王

置人所罾魚腹中卒買魚得書又令廣止祠中夜作狐鳴

曰陳勝王眾皆恐乃詐稱公子扶蘇項燕為壇而盟稱大

楚勝自立為將軍廣為都尉入據陳陳中父老請立涉為

楚王張耳陳餘曰秦為無道暴虐其民將軍出萬死之計

為天下除殘願將軍毋王急引兵而西遣人立六國後自

為樹黨為秦益敵敵多則力分與眾則兵強而帝業成矣

涉不聽自立為王諸郡縣苦秦法爭殺長吏以應涉

陳潛室曰天下苦秦之暴喪氣殆盡陳涉乃不慮之戍卒猶能為天下首事雖事至微淺而古今幸之蓋積萬年之憾而發憤於陳王猶曰此秦民之湯武耳

張耳陳餘勸陳
勝立六國

王侯將相寧有
種
魚書狐鳴

秦民湯武

秦二世紀卷二

秦二世紀卷二

三

鼠竊狗偷

劉邦起兵於沛

隆準龍顏

沛父老立季為

沛公

大丈夫當如此

東南有天子氣

居上當有雲氣

謁者從東方來，以反聞者，二世怒，輒下之吏。後使者至上，問之，對曰：「羣盜鼠竊狗偷，不足憂也。」上悅。沛人劉邦起兵於沛，自立為沛公。劉邦字季，隆準龍顏，左股有七十二黑子，愛人喜施，意豁如也。常有天度，不事家人產業。初嘗繇也。咸陽縱觀秦皇帝，喟然嘆曰：「嗟乎！大丈夫當如此矣。」單父人呂公好相人，見季狀貌奇之，因妻以女，即呂后也。秦始皇帝嘗曰：「東南有天子氣，因東遊厭之。」季即自疑亡匿芒碭山澤間。呂后求嘗得之，季怪之，后曰：「季所居上常有雲氣，故從往，常得季。」沛中子弟聞之，多欲附者。初季為泗上亭長，送徒驪山，徒多道亡，乃解縱所送徒曰：「公等皆去，吾亦從此逝矣。」徒中壯士願從者十餘人，季嘗被酒。

拔劍斬蛇

季書帛射城

高祖所以成大業

言符以人不以神

項籍才器過人

項羽學萬人敵

夜至徑澤中，有大蛇當徑，季拔劍斬蛇。後人至蛇所，有老嫗夜哭曰：「吾子白帝子也，化蛇當道，今赤帝子斬之。」嫗忽不見。後人告季，季心獨喜，自負。從者日益畏之。及陳涉起，沛令迎劉季，後悔，乃拒之。季書帛射城上，令民誅令，民殺令，迎季為沛公。

陳潛室曰：寬仁大度，高祖所以成大業也。

史臣曰：斷蛇之符，孰與乎三章之約？旗幟之赤，孰與乎三軍之素？後人之告，孰與乎三傑之謀？老嫗之言，孰與乎三老之說？善言受命之符，以德不以威，以人不以神。

楚人項梁起兵於吳，梁楚將項燕子也，嘗殺人，與兒子籍

字避仇吳中，籍少時學書不成，去學劍，又不成。梁怒，籍曰：

書足以記名姓而已，劍一人敵，不足學。學萬人敵，於是梁

教以兵法，聞陳涉起，乃發兵以應涉。田儼自立為齊王。

○楚將武臣至趙自立為趙王。○趙王武臣使將韓廣畧燕地。廣自立為燕王。武臣討之。為燕所獲。張耳陳餘使人請之。輒為燕殺。有廝養卒往見燕將曰。君知張耳陳餘何如人也。曰。賢人也。曰。知其志何欲。曰。欲得其王耳。曰。君未知兩入所欲也。夫張耳陳餘以少長先立武臣。今此兩人亦欲分趙而王。名為求王。實欲燕殺之。而分趙自立。夫以一趙尚易燕。况以兩賢主。左提右挈。而責殺王之罪。滅燕必矣。燕將乃歸趙王。養卒為御而歸。○二年。二世數誚讓李斯居三公位。如何令盜如此。李斯懼。乃阿二世意。以書對曰。賢主行督責之術。以獨斷於上。羣臣百姓。救過不給。何變之敢圖。二世行督責益嚴。稅民深者為明吏。殺人衆

者為忠臣。刑者相半於道。秦民益駭懼。思亂。○趙將張耳

陳餘立趙歇為趙王。○秦司馬欣擊陳王勝。其御莊賈殺

陳王以降。○沛公得張良以為廐將。良以太公兵法說沛

公。沛公常用其策。良為他人言。皆不省。良曰。沛公始天授

故。遂從不去。○居鄭人范增年七十。素家居。好奇計。往說

項梁立楚後。梁乃立楚懷王孫心以從民望。○張良說項

梁立韓成為韓王。後為項所殺。○魏豹自立為魏王。○郎中令

趙高恃恩專恣。恐大臣入朝奏事言之。乃說二世曰。陛下

深拱禁中。則大臣不敢奏疑事。天下稱聖主矣。二世如其

言。事皆決於高。高聞李斯以為言。乃見斯曰。關中多盜。而

上益發繇治阿房宮。臣欲諫為位賤。此真君侯之事。君何

沛公得張良以為廐將

張良以兵法說沛公

沛公始天授范增好奇計

范增勸立楚後立楚懷王以從民望

張良請立韓成

天下稱聖主

趙高給李斯

此真君侯之事

通鑑卷一百一

秦二世本紀卷二

三

黃犬逐兔

項梁戰勝而驕

沛公寬大長者

不諫於是待二世方燕樂使人告斯可奏事矣斯至上謂
 如此者三二世怒高因言斯子由三川守與盜通二世使
 入案驗論斯腰斬臨斬斯謂子曰吾欲與若復牽黃犬俱
 出上蔡東門逐狡兔豈可得乎遂父子相哭而夷三族二
 世乃以高為丞相○項梁與章邯戰於濮陽破之引兵至
 定陶再破秦軍項羽沛公與秦軍戰於雍丘又大破之梁
 益輕秦有驕色宋義諫曰戰勝而將驕卒惰者敗臣為君
 畏之梁弗聽二世悉起兵益章邯擊楚軍大破之定陶項
 梁死○初楚懷王與諸將約先入定關中者王之項羽怨
 秦之殺項梁願與沛公西入關懷王諸老將皆曰項羽所
 過無不殘滅不可遣獨沛公素寬大長者可遣沛公乃不

許羽而遣沛公西畧地

仁義足以得天
 下之心
 漢高祖有合於
 此

張南軒曰惟仁義足以得天下之心三王是也帝王之
 興亦惟漢高祖有合於此
 發明云沛公誅無道秦名義甚正所以取天下也

沛公名義甚正

宋義可謂知兵
 卿子冠軍
 安陽留四十六
 日不進

宋義飲酒高會

國家安危在此一舉

三年秦章邯擊趙趙請救於楚時高陵君顯謂楚懷王曰
 武信君項之敗宋義先實策之夫未戰而先能見敗徵可
 謂知兵矣王以宋義為上將軍項羽為次將以救趙諸別
 將皆屬宋義號為卿子冠軍義至安陽留四十六日不進
 項羽勸義疾引兵渡河義曰今秦攻趙戰勝則兵罷我乘
 其敝不勝則我鼓行而西必舉秦矣因遣其子相齊飲酒
 高會羽曰夫以秦之強攻新造之趙其勢必舉何敝之承
 且國兵新破王掃境內而屬將軍國家安危在此一舉今

項羽矯殺卿子

冠軍

沈船破釜

不恤士卒而徇其私非社稷之臣也。即其帳中斬義，引兵渡河，沈船破釜，持三日糧，示士卒必死，大破秦軍。
趙雪航曰：羽勸義進兵，乃欲待秦。趙戰攻之罷，隨以承其弊，所謂徐觀鵲蚌之勢，以收漁人之功也。豈知趙弱秦強，正如救焚拯溺，豈可逡巡以俟罷而承其敝哉。

真吾所願從遊

沛公溺儒冠

倨床洗足見酈

酈生長揖不拜

沛公輟洗見酈

探虎口

陳留天下之衝

沛公引兵西過高陽，高陽人酈食其謂騎士曰：沛公真吾所願從遊，騎士曰：沛公洩溺儒冠，未可以儒說。及入，謂沛公方倨牀洗足，酈生長揖不拜，曰：足下必欲誅無道秦，不宜倨見長者。沛公輟洗，延生問計，生日：足下兵不滿萬，欲徑入彊秦，所謂探虎口者也。夫陳留天下之衝，城中又多積粟，臣善其令，請得使之令下。于是遣酈生行，沛公引兵隨之，遂下陳留。

沛公馭英雄之術

陳龍川曰：先之以蹶洗之卑，所以挫其銳；後之以延生之崇，所以慰其心。沛公馭英雄之術，大率如此。

長史欣請事咸陽

留司馬門三日

不見

陳餘以書遺章邯

時章邯軍棘原，項羽軍漳南，秦兵數却。二世使人讓章邯，邯恐，使長史欣請事咸陽，留司馬門三日，趙高不見。趙將陳餘以書遺章邯曰：將軍居外久，多內卻，無功誅，有功亦誅，何不與諸侯為從約，分王其地乎？章邯乃與項羽盟於洹水，立邯為雍王，使欣將其軍前行。○趙高欲專權，恐羣臣不聽，乃先設驗，持鹿獻於二世，曰：馬也。二世笑曰：丞相

趙高指鹿為馬

誤耶，指鹿為馬，問左右，或嘿，或言鹿。高因陰中諸言鹿者，以法。羣臣皆畏高，莫敢言其過。○時關東皆叛，趙高畏誅，乃使其婿閻樂弒二世於望夷宮，立子嬰為王子，子嬰刺殺

高，夷其三族。○子嬰遣將，將兵距曉關，沛公擊大破之，遂

至藍田

攻守無異勢
古者有畏民之
君
沛公救焚拯溺
天下真可畏
沛公深得弔伐
之理

賈誼曰秦始皇以關中之固金城千里子孫帝王萬世
之業一夫作難而身死人手者仁義不施而攻守之勢
異也
陳止齋曰古者有畏民之君是以無可畏之民後之人
君狂於民不足畏而民之大可畏者始見於天下秦以
七世亡六國而民以期月亡秦天下真可畏者果安在
哉
綱目曰秦以苛酷結怨於民沛公入秦首除其虐則救
焚拯溺深得弔伐之理也

右秦自莊襄王至子嬰合四十三年子嬰為王四卜

六日而降于漢

自伏羲至秦共二千七百五十年

